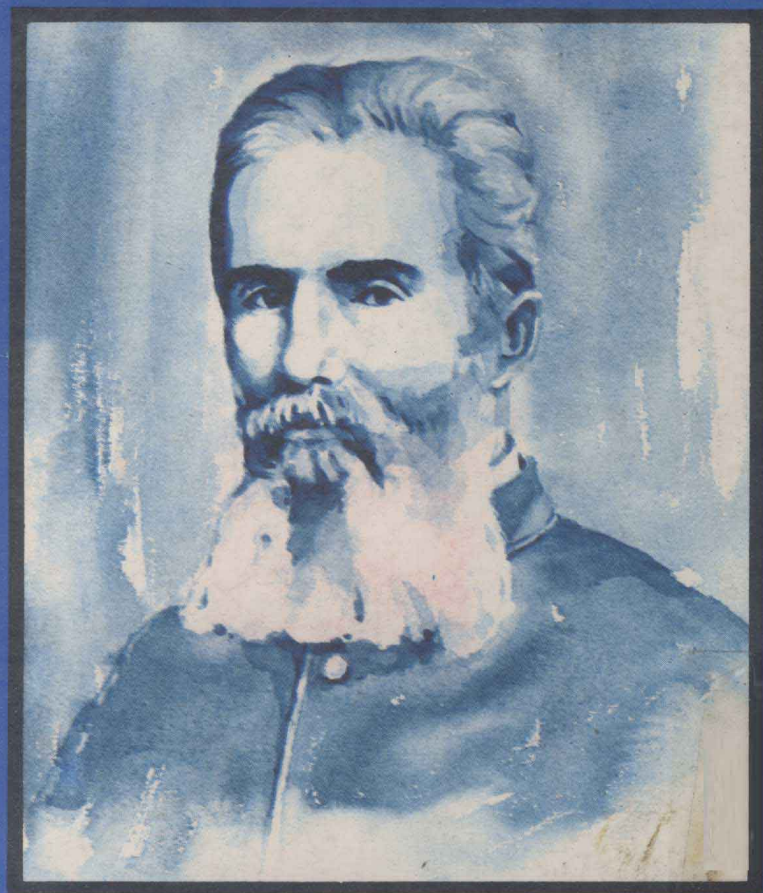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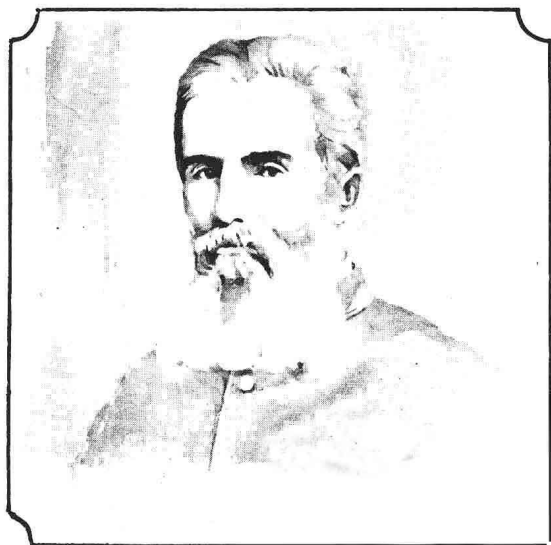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83

白鯨記

梅爾維爾 著 鄧欣揚 譯





白鯨記

梅爾維爾
鄧欣揚

—— 遠景精選版 ——

白 鯨 記

世界文學全集 R 83

著者	梅爾維爾
譯者	鄧欣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其宗印刷廠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 113 巷 7 弄 16 號
定價	新台幣 260 元 · 港幣 44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70 年 9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梅爾維爾與「白鯨記」

有一種世上罕有的文學作品，由於某種內在的與時俱增的持久力，可以不斷成長。「白鯨記」就是一部這樣的作品。在梅爾維爾在世時出版的九部小說中，這部書既非成功之作，亦非失敗之作。它的地位介乎二者之間。其實，這部小說也可以算是失敗之作，因為這本書在作者的後半生已經絕版。後來，到了他的生辰百年紀念，大家對他的興趣死灰復燃時，坊間才又再見此書。不過，自從一九一九年以後，這本書已經公認為是一部傑作——一種可以當作鏡子的傑作，在這面鏡子裏，變動的時代中一切變動的思想與情感，都反映得淋漓盡致，這本書曾經有許多文學批評家與普通的讀者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上加以檢討，隨時都有新的發現。它所反映的事物，有的是深邃的；有的是歪曲的；表面的、曇花一現的。但是，它所反映的事物都可以幫助我們透過表面，往深處去發掘還沒有發掘過的更多的奧秘，也需要美國以外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以另外的角度對它加以探討。

這本書的作者大概不會夢想到他的作品會在讀者方面產生驚人的效果。那麼，究竟什麼樣的書才能產生這樣驚人的效果呢？一個作者的敏感知覺和獨創的想像究竟有怎樣複雜的作用才能產

生這樣的作品呢？表面看來，這部小說根據的是南太平洋的捕鯨業，是一部混合幻想與寫實的小說。而捕鯨業呢，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正是一種主要的商業活動。講這個故事的人自稱爲以實瑪利，這是爲了要象徵他那種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身份。他到新貝德福一隻捕鯨船上做水手。在船上，他發覺自己置身於一個刻苦工作和危險活動的真實世界，和一個充滿臆測和神秘的空幻境界。船上的工作人員世上各大民族的人都有。船長呢，在講故事的人看來，是個瘋子。其他的高級船員，神志還够清楚；不過，完全受那個船長支配。原來，那個船長像着了魔似的，決心要到天涯海角去追蹤一條白鯨。因爲那白鯨曾經撞毀了他的船，並且向他襲擊，害得他身受重傷，斷了一條腿。結果，他不得不裝上一隻假腿。同時，他狂熱的復仇心理使他神經失常。這個故事便是敘述他追逐白鯨的經過，和附帶發生的事，以及人獸之間壯烈的搏鬥。

梅爾維爾拿那隻鯨魚的名字莫比·迪克作爲他的書名。他特別強調那隻極容易辨認的，白背鯨那種無人不知的兇惡情形，並且用最新有關抹香鯨的習慣和移棲生活的研究資料。因此，他將他追逐的經過寫得怪真實的，好像是確有其事一樣。他也將捕鯨的步驟在技巧上詳加敘述——像是準備配備品啦、如何用杈叉鯨魚啦、宰割啦、將鯨魚脂肪煉成鯨油啦，等等——這一切都增加了這故事的真實性，所以他的敘述雖然往往太誇大、太刺激，倒也的確很正確的。不但如此，他還說明亞哈船長用什麼方法才把那些野蠻人和文明人混合而成的全體船員統治得對他服服貼貼，那種方式讓他形容得即使是現代的讀者也感到非常可信。但是，這部書並不是寫實的。它的情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書中人物都帶有神話人物的特性。它的詞藻極富浪漫情調；它的文字是暗示

的、象徵的。作者在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多過他所解答的。一個人除非甘願在理智與感情上受到激動，否則就不應該看這部小說。

「像『白鯨記』這樣一本書究竟有什麼含義呢？」這是「白鯨記」的讀者最容易想到的一個問題，也是文學批評家最熱心解答的問題——而且解答各有不同。批評家對書中的寓意從許多多方面進行解釋，從諷喻方面，從象徵方面，因此，我們可以說：「白鯨記」有多少深深捲入人生矛盾，敏感得足以捲入一件藝術作品所表現的精神矛盾中的讀者，這部書就有多少種含意。要是給這本書硬加上一個準確的、正統的、權威性的意義，就等於摧毀本書活生生的持久性、摧毀了這本書的暗示性，也摧毀了它帶給讀者的激動，而這種持久性、暗示性和刺激性正是這部小說的顯明特點，也就是梅爾維爾文學技巧的精髓。現在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因為，到最後，這也許是一個更有啓發性的問題——這是與這種文學技巧有關的：「這樣一本書是怎樣創作的？」

「白鯨記」像許多別的小說作品一樣，是由作者在生活中、閱讀和思考的經驗中產生出來的。在他執筆爲文時，這種經驗又由他的想像力在受到某種新的、強烈的感情與決心的影響後，重新組織起來。這本小說的基本素材取自他自己的生活的。他曾經在南太平洋上三條不同的船上當了兩年半的捕鯨手，像以實瑪利一樣，在新貝德福，在一個絕望的聖誕日，簽名到捕鯨船上工作，後來，很成功的將他的經驗寫下來。不過他將捕鯨技術上的詳情保留下來，另作特別處理。他也將能買或能借到的有關捕鯨的書每一本都讀過，而且，當他自己的書正在排印時，他還繼續一面閱

讀，一面核對他自己的觀察，並且在附註裏補充說明。不但如此，他還私下裏，並且也在一篇發表過的書評中，譴責其他論捕鯨的書籍不當之處。以前尚無一人描述過他所謂這種行業方面狂放而刺激的傳說——那種奮不顧身的勇敢行爲，和幾種幾乎是神話中才有的鯨魚的傳說，和誇張的故事。其中有兩種人們叫做提摩爾湯姆和摩查鯨的幾乎是神話似的鯨，牠們的兇狠，每個船員在出海以前都會有人警告他要特別提防的。

沒有領教過大海的威力和追擊鯨魚經驗的人，是寫不出「白鯨記」這本書的。同時，我們知道，梅爾維爾在陸地上生活過五年以後，在一八四九年的冬天，他乘船赴英。那時候，他對於大海的感情又死灰復燃。因此，他才受到激動，而想到寫這本書。原來，他開始航行時，就計劃着要根據他的航海日記撰寫一本有關美國革命歷史小說。但是，一八五〇年二月間，他回到美國的時候，便埋首撰寫一種不同的作品，並且寫得非常快。因此，不到兩個半月，他就能到西麻薩諸塞州去度假，並且將一份原稿拿給一個朋友看。他的朋友把那本稿子形容成一部差不多已完成的「浪漫的、想像的、確實的、很有趣的介紹鯨魚業的書」。但是，這不可能是我們現在所讀的「白鯨記」，因爲，那本書要等一年多以後才能付印，並且那一年（我們由梅爾維爾的書信中知道）的生活中，他感到充滿了強烈的熱情，並且有時會感到創作時又興奮又痛苦的感覺。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情深深的打動了他的心，使他感覺到從未感到的深刻的變化，因此，他便漸漸不再將他的書稱爲「捕鯨業」的故事，而將它稱爲「鯨」的故事了。

當時發生的是一件很單純的事，但是，却像觸動了扳機似的，觸發了一場大的爆炸性的變化

。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一些文藝界的知名人士聚在一起，先在鄉村野餐會，以後又在了一起吃了晚飯。這些人有的來自波士頓，有的來自紐約——當時是美國那個敵對的文學重鎮——他們的氣質不同，他們的文學見解也不一樣。紐約人頗爲天真，他們認真擁護十九世紀關於環境可以影響天才的習慣學說。他們相信美國命裏註定要產生一種文學，像美國草原那樣寬廣，像美國江河那樣浩蕩，像美國山嶽那樣崇高。新英格蘭人對此却抱懷疑嘲笑的態度，他們不那麼富於盲目的愛國熱忱，比較有國際眼光，對於譏諷比對於熱情更有好感。

結果便是一場值得紀念的文藝爭論，這場爭論最後將焦點集中在一個問題上：美國是不是會產生像莎士比亞那樣偉大的作家？梅爾維爾認爲這樣的作家在十九世紀一定是個小說家，而不是個戲劇家，而且在觸發人生的醜惡面具與揭發重大事實「穩健的瘋狂」上面一定比莎士比亞率直。幾天以後，他在一個新英格蘭作家霍桑的作品中見到這種率直。那次他還是和霍桑初次謀面，並且剛剛開始熱心的閱讀他的作品。其實，我們有充足的、學術性的證據證明，梅爾維爾開始重寫他那本書的時候，腦子裏想的是莎士比亞悲劇，心裏想模仿的是霍桑的「說實話」態度的。

但是，他要表現些什麼呢？莎士比亞筆下瘋狂的李爾王，猛烈的反抗大自然最強的力量，這個人物在他的想像上引起強烈的共鳴；哈姆雷特也是如此。照柯爾里治所形容的話說，哈姆雷特「將外界的事物視爲象形文字」，「他的永恆的沉思」已經使他的神志脫離了它和外界的健全關係。亞哈船長——梅爾維爾戲劇中的主角——當他發展成梅爾維爾所謂「爲最崇高的悲劇而設的」那種人物時，就變得酷似這兩個人物了。

他的適當的敵人就成爲那個白鯨，莫比·迪克。這個白鯨要是以寫實的說法來說，是表示自然界最大、最有威勢的力量；要是以象徵的說法來說，是表示亞哈認爲一切惡毒事物的顯明標記——照那個講故事的人的說法，就是「有些思想深刻的人覺得正在腐蝕自己內臟的，所有那些惡毒力的、偏執狂的化身。這些惡毒的力量在腐蝕他們的內臟，直到他們只靠剩餘下來的半個心臟和半個肺來維持殘生」。這種化身，亞哈決心要摧毀它。他要反抗宇宙的無形險惡；他所用的手段是摧毀它的顯明的標記。結果，他反而讓命運殘害、擊敗，終於成了它的俘虜，於是那條白鯨就變得象徵他的監獄的牆壁，也就是「命運的不可理喻的假面具」。有的時候，他以爲假面具那一邊其實是什麼也沒有。但是，他有一種壓倒一切的，不可遏止的衝動，要「擊穿那個假面具」。

於是，那個行動便由於亞哈船長強烈的決心而變得惹人注目了。他的決心激起了那些半野蠻的船員的想像，並且壓制住那頭腦清醒，切實的大副的抗議。他受到這種決心的驅使，走遍了半個地球，到現在終於可以開始最後的三天偉大的惡鬥了。誰也不能反抗他這種決心。但是，在這個長篇的故事裏，在那驚心動魄的高潮來臨以前，還暗含着另外一種戲劇。這種戲劇在敘述故事的筆法裏就可以感覺得到——那是誇張的感情主義與確實的寫實主義的對比——同時，在梅爾維爾的散文風格中也可以感覺得到——在他的風格中有豐富的詞藻，也有直白的描寫。

在亞哈船長強烈的怒火和他冷靜地估計一條流浪鯨魚可能走的路線對照之中，這種戲劇也很明顯。同時，書中有一個地方描寫船在兩個鯨魚頭之間保持平衡——一個頭象徵英國經驗主義者

洛克的哲學，另一個頭象徵德國先驗論者康德的哲學。那種戲劇也可以由這一類的描寫中象徵出來。梅爾維爾戲劇中的「寓言」究竟應作何解釋？他把這種抉擇留給讀者去決定。在這個抉擇上，那種戲劇更可以明白的顯示出來。

假若讀者去接受亞哈對他自己的看法，那麼，裴圭特號船長就成爲偉大傳統裏的一個英雄，反抗命運，反抗命運給我們帶來的一切禍患，直到命運把他毀壞，但是，並未被它打敗。這種傳統基本上是浪漫精神的、拜倫式的，因爲亞哈「在主的眼中也許是犯了罪」（好像「舊約」裏和他同名的那個原型一樣），可是，他具有拜倫筆下的該隱或曼佛瑞德那種不可征服的自尊。

但是梅爾維爾有一個比拜倫的英雄準確的模特兒。那就是卡萊爾的「沙託·瑞沙圖斯」——那是梅爾維爾開始重寫「白鯨記」之前没多久借來的一本書。他把這本書讀得非常起勁，這本書顯然也影響了他的風格。卡萊爾的許多習氣都反映在「白鯨記」裏，他的一些幽默的特點也是如此。亞哈船長對自己的看法反映出卡萊爾的超越論哲學：「一切肉眼可見的事物都是」某種精神實體的「標記」——這是在「沙託·瑞沙圖斯」裏說的話——而且「把它形像化了」。亞哈對白鯨的類似態度也是用類似的文字表達出來，他對它的反應，絲毫不差的，正是卡萊爾的英雄對他的信心的反應：他相信宇宙要繼續向前滾動，「由手到腳」，從他身上碾過——這是一種屹然不動的反抗精神勇敢的表现。

不過，在卡萊爾那部小說裏，這種反抗就是啓發、信心和理解宇宙的前奏。在梅爾維爾的小說裏，那是悲劇的前奏。亞哈的先驗論觀念在他的英雄一般的性格裏是一個「可悲的瑕疵」。梅

爾維爾的戲劇中那種陰沉的寓言不是人類在一種惡毒的或冷漠的宇宙威力面前遭遇到的失敗，而是人在內心的失敗。

爲了闡明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一八五〇年八月上旬那個令人興奮的一週。那時候，梅爾維爾對於莎士比亞式的小說有了新的看法，也在霍桑的作品中發現到莎士比亞的特質。這兩件事同時對他發生極強烈的影響。當時他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吸引我並使我入迷的是霍桑作品中所表現的醜惡面。」同時，他爲了要說明他如何着迷，曾經這樣說：「莎士比亞之所以成爲莎士比亞」，正是因爲他能刻劃出這同一種現實生活的醜惡面，也「正是在現實軸心上的探索」。梅爾維爾發現這種特徵在霍桑好幾部小說裏都非常明顯。在一篇題名爲「地球的大蟠祭」的小說裏，世上所有的「虛名、空洞的理論和形式」都在寓言的大火中燒盡，不過又由「產生一切的人心」再創造出來。

霍桑相信：邪惡與其說是存在在人類外部的環境中，毋寧說是存在在他的內裏。他曾經用象徵的方法表達他這種信念。霍桑覺得這種象徵的表達是一個「深刻」而「駭人」的寓言。這種內心的邪惡影響到一個人的方式，在另一篇小說「年輕的大夫布朗」裏也有所說明。這篇小說梅爾維爾覺得「像但丁的作品一樣深刻」。這篇小說講到清教徒的新英格蘭有一個年輕人參加一個「妖女的」宴會，結果，他就失去了他的「信心」——這是用寓言的方法由一個叫這個名字的妻子代表的，不過，却用心理學的辭句，明白的表露他的信念。那就是：萬物都是表面上那個樣子。這件事究竟是實有其事或是一場夢，作者並未明說，而且也不必明說。霍桑（梅爾維爾跟他一樣

（）所注意的是一個像哈姆雷特的那樣的一個年輕人的心理。這裏所說的哈姆雷特，就是柯爾里治所形容的，把外界事物視為象形文字的人物，這種人的心智由於永遠沉思的關係，已經和它同外界的健全關係脫離了。

梅爾維爾對於霍桑這些小說過份的讚美有助於說明那個講故事的人以實瑪利對亞哈的看法。這完全是一個作心理診斷的人所持的意見：亞哈表現出「瘋狂的病態徵象」，這種病態心理使他「不僅將他身體上的痛苦，也將他自己一切智力和精神上的憤激」與那條白鯨牽扯到一起。有一種自我毀滅的「無形的惡意」一自開天闢地就潛伏在人類的心裏，並且「有些思想深刻的人」特別容易感染上這種無形惡意。現在，這種無形的惡意已經毀壞了亞哈船長的心智，直到最後「他精神錯亂的將那個觀念轉變到那可厭的白鯨身上，於是，他使用自己傷殘的身體，衝過去和他搏鬥」。於是，這個寓言便成爲一個心地高尚的人的寓言。這個人因爲自己生出邪念，結果引起悲劇的結局。或者，像梅爾維爾在這本書中另一個地方說得更明白：「相信這個罷，啊，年輕的野心家，人類的偉大不過是疾病而已。」

就梅爾維爾方面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創造的寓言，也可以說，他也不容易採納這種形式，作爲撰寫這本書的方法。他在南太平洋上多年的航海經驗，在捕鯨船和巡洋艦上，每日與土人和傳教士爲伍。這種經驗已經將他變成一個懷疑的觀察者；他的對象就是人類的妄想與自負。但是，他也有很大的智力、野心和意志來信仰某種道理。他結識霍桑並閱讀他的作品以前，曾經對超越論哲學發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常常聽愛默生發表議論，並且和年輕的超越論者熱烈的討論。

他閱讀柯爾里治的作品，也讀卡萊爾的作品。他在霍桑作品中發現的「現實生活的醜惡面」使他又回到早年的思想態度，因此，遏制了他對新奇思想的新的熱情。這種發現在他性格的理智方面引起強烈的共鳴，却未引起感情一方面的共鳴。

「白鯨記」裏有一章很迷人的文字，題名為「白鯨之白」，事實上，這一章文字表示的是梅爾維爾想要證明在人類和獸類方面有某種知識可以超越基於經驗的歸納法的知識。他想法來和自己的信念搏鬥。但是，這種搏鬥影響了全書。這種衝突隱藏在熱情與事實的對比上。這一點可以從他對於枝節的處理和他的風格上看得出來。這，只也可以在講故事的人所處的那種令人不解的境況上看出來。以實瑪利有的時候是個超然的觀察者和批評者，但是，他往往自己也捲入熱烈的場面中，而不得自拔。這種衝突使我聯想到各種衝突的感情和曖昧的解釋，矛盾的含義和暗示的象徵。這些複雜的問題，梅爾維爾是不耐煩澄清的，也許，就是要他澄清，他也不能勝任。因此，梅爾維爾本身心裏那種緊張的理智衝突使整個的故事平添了一種戲劇性的氣質。

雖然如此，這種衝突並不是梅爾維爾特有的。這是他那個時代的特徵。梅爾維爾很幸運，他能將一個世紀的智慧方面的衝突與他自己的思想合併起來，並且在一部小說裏表現出來。「白鯨記」的明顯的力量就是由這方面而來的。後來，在後期的達爾文階段，這種衝突又在「宗教」與「科學」的矛盾中普遍表現出來。到了那個世紀的中葉，在英國一些智慧水準較高的文學作品中，這種衝突就有很平常的象徵：「信仰」與「懷疑」的衝突。但是，當這個年輕的美國人，在他三十五歲生辰過後沒有幾天，在一家農家的閣樓裏坐下來，想要重寫他的捕鯨稿子時，誰也不

會對「超越論」和「經驗論」的衝突操甚麼心，誰也不會有很大的直覺力，以至於反對歸納的知識。在梅爾維爾那時代是有一些哲學名詞，用來形容知識的方式——一些在當時極衝突的學理，但是，還沒有適當的名稱使那種衝突顯而易見。梅爾維爾已經感到那種衝突，而且感覺的很深刻。但是，他必須發明他自己的符號，才能够使它有意義。

等到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創造出來的成績比他所想像的更好得多。雖然比他較晚的那些同時代的人也陷入同樣矛盾的情況中，可是，他們要用一種抽象的字眼兒來形容，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因為不能用那種抽象的字眼兒，便創造了一個人——一個在某幾方面顯得很奇特、很不真實、富於神話性的人物，但是，他的主要特點仍是與常人無異的，因為他有一種逃避困惑的傾向。他逃避的方法是創造出一種可以使他的生活有目的，使他的行為有意義的象徵。亞哈有一種受靈感驅使，不達目的不止的決心，也有一個成功商人的實際而精明的特點。他能將自己一部份的人格投射在他的獵物上，同時，還一心一意的致力籌劃追捕白鯨的細節。他也許攪錯了，甚至於發瘋了，但是他並未讓白鯨擊敗。他因為那種復仇心理作祟，而自己毀了自己，但是，他並未被征服。

梅爾維爾同他的英雄在感情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理智上是不贊成他的。他讚美亞哈那種堅定不移的英勇，因為，當他寫文章談到霍桑時，他讚美所有那些有反抗精神，準備「只帶一個氈製手提袋」——那就是說「自我」——越過邊境，進入「永生」的人。但是，他本人呢？當他將亞哈的英勇稱為瘋狂，並且堅稱人類的偉大都是疾病時，他是在反抗他那個時代最偉大最高尚的

幻想。他寫了「一本壞書」——這是他寫完以後說的話——但是，他感覺到「好像綿羊似的潔白無瑕」。

梅爾維爾以前不會想到的就是他以後的讀者將要生活在一個比他那世紀更令人困惑的世紀。這個世紀爲吾人提供的並不是經驗主義和超越論兩種求知方式的單純選擇。在這樣的世紀裏用符號思想的習慣成爲極平常的事，但是，在這個世紀裏判斷這種思考價值的方法就變得愈來愈難。我們處在廿世紀的人用數學符號來探討原子的奧秘，和外太空的奧秘。我們用精神病學的符號企圖醫治害亞哈的那種精神的挫折症。種族、宗教和敵對的經濟制度方面的符號，已經成爲許多人心中不可思議的怪物。現實與想像的界限已經破除。我們已經漸漸習慣於一個半屬自然，半由我們自己頭腦創造的世界，我們創造符號來指導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指導我們的野心，集中我們憎恨的焦點。有的符號代表直覺的探討真理的捷徑。同時，我們的環境已經變得太複雜，以致不能用我們的歸納方法來解釋。所以，還有一種代表不願面對這種事實的神經性的拒絕心理。可惜我們沒有現成的方法來辨別這兩種符號。我們生活在亞哈的世界裏，比赫曼·梅爾維爾或他同時代的人更加澈底。因此，只要那個世界繼續存在，我們就會在「白鯨記」裏發現到一個故事的刺激想像的持久力。其實，這個故事一部份也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1

海市蜃樓

你們管我叫以實瑪利吧。好幾年前——別管它究竟是幾年——我的荷包裏只有一點點、也可以說是沒有錢，岸上也沒有什麼可以教我特別留戀的地方，我想我還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見識這個世界的海洋部分吧。這就是我僅有的排愁遣悶和舒筋活血的方法。每當我覺得嘴裏越來越苦，我的精神好像潮濕濕、霧濛濛的十二月天的時候；每當我發覺自己會在棺材店門前不自覺地停下步來，而且一碰到出喪行列就尾隨着他們走去的時候；尤其是當我的憂鬱症大占優勢，以至於需要一種有力的道德律來規範我，免得我故意闖到街上，把人們的帽子一頂一頂地撞掉的那個時候——那麼，我便認為我非趕快到海上去不可了。這就是我的手槍和子彈的代用品。伽圖②

① 以實瑪利——舊約創世記載，亞伯蘭（即後來的亞伯拉罕）之妻撒萊，因自己沒有生育兒女，將使女夏甲給地丈夫為妾，後夏甲生一子，名以實瑪利（即上帝聽見的意思）。耶和華說：「他為人必像野驢，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撒萊後來自己生了一個兒子，將夏甲和以實瑪利趕出去，以實瑪利遂被用以指一般為社會所唾棄之人。作者在本書中以此為第一人稱的主角的名字，也含有這個意思。

② 伽圖（紀元前九六—四六）即一般稱為小伽圖，羅馬政治家，斯多噶派的哲學家，曾任護民官，紀元前四九年，他正擬退休時，內戰爆發，他決心要打敗暴君凱撒，後戰敗，不肯投降，遂引劍自刎。希臘的歷史家普盧塔克（四六？—一二〇？）所著英雄傳和英國劇作家愛迷孫（一六七—一七一九）所著伽圖悲劇都稱伽圖在自刎前幾小時，曾大讀柏拉圖的對話錄。